



05794

陳元孝先生傳

廣東通志

陳恭尹字元孝順德人邦彥子邦彥殉節時恭尹纔十

餘齡巖野先生遺集比長賦姑蘇懷古諸詩傾動一時名大起

詩別裁國朝生遺集其詩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王漁洋集古體間入選

理一時習尚無所染趙秋谷集工書法王漁洋集新城王士正趙

執政至粵於廣州詩人尤推重恭尹隱居不仕自稱羅

浮布衣詩海著有獨漉堂稿五朝詩選孫世和字聖取天姿敏

絕詩文綽有祖風爲學使惠士奇所賞府志以優行薦發

浙江試用署鹽場大使革陋規除宿弊轉龍游縣丞歿

於官囊無長物縣志著有拾餘子草粵臺徵雅錄

獨漉堂文集

傳

一

獨漉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七別

第二卷

文序

第三卷

詩序

第四卷

壽序

第五卷

記

第六卷

上書

書牘

第七卷

設論

條議

第八卷

徵啟

引

頌

第九卷

奏疏

啟事

牋

第十卷

獨漉堂文集

目錄

一

墓誌銘

第十一卷

傳

第十二卷

行狀

第十三卷

祭文

第十四卷

紀事

雜錄

第十五卷

獨漉堂文集

目錄

題跋

字說

贊

男顛端木編次

孫世和校字

二

獨漉堂集卷之一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賦

辯命賦

天府六星四曰司命夜見庭隅傍連斗柄垂精耀芒若
發號令陳子適仰見之俯而歎曰聞諸星經是主咎災
往者聖賢窮則呼之殆謂此耶吾有所疑何能下聽願
得畢辭茫茫後世悠悠遂古億萬斯年生非無所或垂
裳衣或舞干羽吾獨何辜亂如此撫豹當路立虎入郭
處張爲風雲翁爲雷雨人之有室上棟下宇吾獨何辜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辯命賦

一

率彼曠野陸有蜂蠆溪有射工含沙奮螫毒甚刀弓人
之有口變紫爲紅吾獨何辜結舌于胸人之與物其間
幾希相彼鳥矣飽啄高飛如彼潛鱗泳之游之吾獨何
辜載渴載饑言旣而入正席陳著遇遯之否書言其繇
曰山可極天不可測玉師于礫藝黍穫稷假寐而思若
有大人元冠絳衣爲子釋之曰山可極止於命也天不
可測未有定也玉師于礫損乃益也藝黍穫稷踰求所
得也上天蒼蒼厥命靡常朝爲白雲暮化而黃爲虹爲
霞五色施彰子之所言無乃未廣世之稱物靡過權衡
加之毫釐卽動其平加之銖兩卽易其方權衡之精上

爲列星踐台謁帝運斗中央以較下民誰重誰輕自求
多福是在人行因材而篤亦我所能在氣陰陽在日宵
旦在時寒暑在世治亂一往一來同條共貫衣葛則喜
披裘而歎樂此永日而啼夜半斗筲之人曾何足算曩
者承平四境無憂口舌得官世祿爲侯居連華幄出列
鳴騶酒食宴樂其蔽也愚登壇作將緩轡而驅北風刮
面累日不朝多士盈廷非是相軼近不見睫遠析秋毫
誰生厲階職此之由生子於亂將遠其謀我視百年如
日移晷呱呱尙泣倏而皓首高居大爵爲利誠厚苟非
其義亦何足取凡此下民以名爲壽其生不稱其沒何

有是富貴者頗異人否非有八臂四目兩口以子下駟
足並驅走顧自掉頭恥不爲偶旣不汝遷豈其子咎老
子於窮將固其守小心翼翼是謂文王仲尼大聖亦畏
于匡禮義不愆卒莫之傷所寶珠玉火不爲殃他山之
石用礪干將怨仇之毀君子良朋試子多難將周其防
肉食者鄙昔人所嘲餽鴈以粟雖飛不高天地之大暗
于將朝故釜羹頡而白蛇絕漢儲之安紫芝先嚙妻嫂
不炊六王折節糠覈而肥席門多轍楚母進淪劉興項
滅不有忍也其機不發與子饑寒以勞筋骨四者之來
天其玉汝或不自愛子何能助守此而老卽汝之寶抱

是而終卽子之通其屈甚短而伸無窮吾言止矣鵠舉
而逝出戶揖之明星晰晰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辯命賦

三

荔枝賦

五色仙羊雙星牛女離火正文明之位海水卽鷗鵬之所乃若璇房丹穴香林瓊渚魚孕玉而長鳴鼈弄珠而延佇象簞則盛夏含凍鮫綃則日中無暑鳥客以蛤蜊爲月漢宮以珊瑚作炬百寶所生不可勝舉若夫衆果之貴有荔枝焉類桂樹而葉翠象車蓋而頂圓高則樗櫟十仞老則松栢千年下無草而可坐上似榻而堪眠乃有遮道臨湍維舟結轍出石欽陬垂崖屈折根柢龍蟠皮膚龜裂蜂負藥而築房蟻封泥而作垤枝理雙交癭紋百結橫度水而成橋內傷心而抱穴莫不後歲彫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荔枝賦

四

零先春牙蘖方其實則地爲之泮冰當其花則天爲之不雪至於五日盛陽一陰徂夏蒂弱子肥紅多綠寡黼

繡交映龍鱗相亞熒熒遠燒之秋熠熠流螢之夜依山

則朝霞競起飲澗則長虹不化秋實而春華比色一本

而千金售價於是曠士高人嘯侶命賓俱垂玉勒並坐

香裯果下之馬雙脊山中之車一輪肆長筵於綠野選

美蔭于清津乃命兒童鼓其筐篋周周交銜元猿相接

遠揚者取以斧斨密邇者得之眉睫激電流柯飛霜捲

葉似奔星而晝隕非赤羽而橫集盈百斛于一株積高

山於平隰然後進舞袖顧行廚曼絲竹騰觴壺擘朱苞

之丹矚抗明月之神珠其始也劃然如佳人慷慨解羅
襦其繼也皎然如迴身綽約呈玉膚其豐媚也盈盈然
如清鏡含光當綺疏其莊麗也晃晃然如金釭銜璧環
帝居捧者五內震駭聞者下風徐趨言者流涎溢咽過
者扼腕捋鬚倚以朱唇薦之玉齒輕脆融液醇和香美
朗乎冰雪之入懷澹乎幽蘭之薄體渙乎石髓之未凝
嚼乎丹泉之不滓祛煩釋結洞表達裏美色駐顏伐毛
洗髓飽食無憂却粒不死舉五滋而莫當橫九有而無
比龍瓜施於冰谷雞菱出於翠水東海之棗一枚西母
之桃千紀不並驅乎中原固未知其彼此石蜜甘而不
清蒲萄清而不旨信哉曲江之言謬矣當塗之子至若
漢帝頻栽楊妃大嚼一騎塵飛千夫命落守吏爲之誅
死中原爲之蕭索地異則葉脫枝乾途長則色衰味薄
蓋其不變者類志士之用心而可傳者乃聖人之糟粕

浚貪泉賦

獨漉子行於石門觀貪泉而歎曰惜乎水乎名之不若
以受衆惡汙千年而不白也彼其生天一首五行以時
動靜體備柔剛飛之爲雨露凝之爲雪霜潛之爲泉乳
行之爲河江鉅則彌綸六合纖則出入毫芒皆一氣所
迴薄豈以大小而易其嘗蓋山之高也聞有得水而立
失水而崩者矣草木之易生也聞有得水而鮮榮失水
而萎黃者矣於人何獨不然聞有得水而食飲失水而
夭亡者矣未聞操瓢一畝而衣冠其體貌豺虎其肺腸
者也夫南土於時爲夏於十二子爲午夏者大也萬物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浚貪泉賦

六

盛茂以交陰陽華實畢張是天之外府也陸之所產則
有沉水旃檀龍涎馬牙辟寒之犀却老之砂燭銀金膏
夜見光華飛走之美者則有花齒之象短角之鹿熊舐
之掌麝決之腹孔雀金鈿之尾翡翠青碧之服嬰母學
人之語烏鳳應節之曲於海則車渠玳瑁文蛤白貝珠
璣感月而得明珊瑚出水而可碎島夷所致則珍奇紛
詭雕巧狡獪兼舶量金曾不得對其食貨器用則有錫
鐵之冶魚鹽之池金公姪女鴉研螺卮烏文蘇方鐵力
花欄夏斫黃漆春敗蒲葵箱函龍目火炙離支四走萬
里爲利不訾若是者語其香則芬郁蕊烈薰心惑志語

其聲則清妙玲瓏亂耳塞聰語其用則觀美安逸柔人筋骨語其色則文采晶熒奪人目精故目失曰瞎不辨白黑如面牆壁耳失曰倒聞人之號而謂之笑體失曰搐鉤爪拳足如鷹攫肉心失曰負知其好醜見得忘守其致貪之自乎而世之人不歸罪彼而罪此吾將輦鉅投堅竭流銅源使天下有以明其不然也遂舉簣而堙之三進於是貪泉勃然變色飛沫如雨沸沸如怒洶洶如鼓填填如雷幽幽如語若有復者曰吾以斯名爲不足諱而其義足以訓故不廢也西方之郡曰酒泉其人不必皆肉林糟丘也東方之國曰薄姑其婦不必皆反

唇相稽也中方之邑曰朝歌其家不必皆擊鼓吹篪也今此鄉之南其州曰廉吏不必皆孫叔伯夷也孔子之阜爲曲阜之縣名苦誠能拔乎其萃又何病乎茲土且夫禮義廉恥是之謂理如跣使履不便小人而見取君子吾所名貪是之謂欲如波赴谷使人同然皆得道然皆足故吾教之貪名修潔其行惕惕兢兢聞于四方雖死不亾教之貪位不失名譽而遠詛訾退而益高進可無媿教之貪利裁足而止天道虧盈不可長有務畱餘地以立孫子夫示以理之當爲十人之中不一從而九違指以欲之所在雖千萬人必不期而皆會是吾所

以羽翼王道陰驅頑悖聖人復起將不吾罪也乃若吾
子之云古謂之歛魄聚魂怨府禍根盜睨其藏鬼踵其
門是之謂大捨乃非貪也吾尚不能使之愛其家族安
能使之愛寶與玉吾尚不能使之保其肌膚安能使之
保金與珠獨澆子曰有是哉僕未之思也於是爲之拔
石出竹瀝土去瓦布觴挈壺以待來者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溪食泉賦

八

狻賦

客有示予狻賦者推其意而和之

猛虎之搏健走可避鷹鷂之擊伏者不摯蹇兔畏盧三窟入地維猴於狻若見大吏唇戰爪縮相泣而跪狻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喉捫胷抵脊驗其腰腹孰肥孰瘠瘠者遣去肥首戴石使自湔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飢彼貪饕瘠猴得免各歸其所聚族相戒噉嗃爾汝有介葛盧頗聞其語猴之言曰榛栗之林檀梨橘棗上干層雲危柯夭矯棘蓬未剖青柎不老彼肥輕捷獨得先飽空山斷蹊無鄉之社鬼嘯兒啼以恐行者連臂上屋拳門擲瓦彼肥便巧欺童虐寡白晝大都聚人索錢操刀學割屢舞躑躑彼肥顏厚沐而衣冠吾聞福始是曰禍先果爲狻飽更被惡言謂汝不臧飲水刮腸謂汝不潔保濯于江故曰足可躍陷于機翻可奮弋于絲座客辯殺大哉先之方今之時慎哉勿肥此之謂也

小齋賦

若夫簞瓢在巷樂以忘憂藜藿入閭貧而非病斯固賢士之高風而非書生之薄命也若乃卵無旣覆之巢甕絕可懸之牖恆兀兀以終日將栖栖而白首臯橋廡下並是依人四壁臨叩兼非已有埽埃塵之一室設几席于中方賓客則數人可滿縱橫則十笏爲長前則蛛懸敗瓦上則雀乳空梁傍汲轆轤古井側春杵臼黃梁厯釜拭碓聲日聞於兩耳豕圈雞桀迹密邇於鄰牆至若閑散之朝月露之夕邀竹影於西家候歸風於簷隙數節過睂之杖一兩登山之屐每環行而睨柱或緩步而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小齋賦

十

妨壁至於詩書手澤金石遺編鳥跡龜圖之始龍官鳳紀之前二十一家之史四千三百之年下及山經野志外訖梵字元言莫不躬求手寫直貫橫穿羣分於卷帙鱗萃於斯軒朝戴星而已起夜一燈而爲率金錐懸而及股木榻穿而當膝歲封文章之墳日禿中書之髮石非珍而自賞玉不獻而誰別晝日重扃攤書滿庭爐香未燼卮酒初醒搜瑕共緝指事同徵兒猜束束妻誤卿卿類佳佳之司馬名漫浪之先生方夫屬書摛詞研朱引墨海納山藏陰闔陽關忽仰天其若喪乍入淵而有得且將位斯人於千載周遐心於八極豈復知一身之

莫容而所處之偏側哉唯是宗祏長寄壇廟無依宋玉
之招徒爾睢陽之厲何歸矧年居不惑之際老及無聞
之譏鼎有銘其何日泣如雨而霑衣

獨鹿堂文集

卷之一
小齋賦

北征賦

余自粵徂楚紆道臨袁寓于昭潭茅齋數椽餘
冬無事頗娛心於文辭昔叔皮賦北征安仁賦
西征當更始元康之時並抑揚古昔取况當日
僕不敏雖感齊二子而所遇靡同昔人有言笑
啼不敢聊述塗路所經山川土俗著而爲賦命
曰北征傳之故園以貽同好云爾

戊戌之秋白露八月予將有行告廟及室艤舟河場親
舊知者衣冠祖別悲歌寵離長劍將發於是辭鄉土去
番州薄酒消而心醒孤舟逝而夢雷厯清遠之頽城滂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北征賦

十三

涕泗而橫流慨先君之遺烈髮旌旆于荒丘爾乃戢餘
悲泛長谷望曲江逾中宿其山陸聳糾紛于天洩雲其
水澹灑微波潄江納河衆木叢茂靡草幽蔚荒莽延蔓
垂花布實青黃異色蒙籠乎其上澄沙巨礫浮光炫碧
萬仞之壁雷雨所薄篙索所嚙波濤所蝕嶮峻陂陀參
差乎其下欹崖競懸高泉自迸迴谿中絕層陰晝暝神
不周給目不盡騁滇江未窮遠見庾嶺其爲嶺也上崢
嶸聳厲拔立而萬尋旁綿聯偃亘奔轟而千巒疏雲根
以啓路斧鐵壁而開關仰而望之若冉冉而造中天近
而察之非猿猱之趨捷孰攀援於其間於是乎乘篚輿

曳輕屐撫驚廳而上征指高霞而遙卽登陟未幾僕夫
數息人蹶馬疲中途九食履崔嵬陵峻極睇中原睠故
國朝升未明晝降已夕掛帆橫浦放于南康貢水瀾瀾
會于清章章貢之阻黃公天柱怪石磯激湍瀾吼怒覃
于三百里其知名者一十八所或稜稜如刃或躍躍如
虎或駭立如鯨或浮行如鶩瀕瀕滅滅其下不測齟齬
齟齬跳波直舉沉黝窅冥神物潛處鬼風忽颺晴潭乍
霧漁子停橈以待溺土人荷擔而拾賂梗楠之鱸舳木
蘭之樓艫一食之頃盲鋒芒罌鉤鉅陷沒而不能去者
纍纍四五篙師爲之動色而況浮客又焉不懼於是三

老長年奮臂程裸易險爲夷使船從我齊舳跋浪拂石
迴舵濟于盧陵估人相賀痛余僕於清江兮聊淹畱以
徘徊買舴艫而西邁兮遡宜春以爲期其溪清淺而淪
漪其田宜稼而易蓄其色虛其壤衍其理賦其質輒泉
甘魚肥俗樸民善炊烟成雲聚牛爲縣叢以諸蔗被以
禾黍緣以蹲鴟散以麻苧鄉連紅柿之林家有黃甘之
圃激水役役以夜春天車騰騰而行雨米粟之饒醉于
吳楚然我行其野蓋地力未盡闢原墜未盡取也五鳳
之墟九嶷之陽楚王萍實此焉遺鄉泉則醍醐西靈池
則鳴玉落星淶水所出霜岸林圻倒爬逆棹其艇十尺

醴陵之鱗鯨鯉鰕鮪黑鳥銜殘以獻嘉客於是乎窮淥
口下衡江蓋累足而坐者三宿然後止乎中湘故序其
時則徂秋涉冬犯露迎霜紀其途則里餘三千旣阻且
長重沿再洄兩跋山岡風物之候耳目所值都邑所歷
語毛羽則元燕辭人賓鴻自北述林木則楊柳異態霜
楓變色若乃王侯故壠卿相遺宅梁以玳瑁飾以珠璧
金缸照其棺青珉鏤其績鬪雞蹴鞠之塲別館笙簫之
迹百歲豪華一朝荆棘石麟叩首於高隅神女奉噉於
塵壁行人偃蹇於舊閨故伎流離於墓側嗟夫晉臣之
歎發於江河王風之哀興于彼稷僕鄙人誠不能不撫

心永悼臨文悱惻者也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北征賦

古

登鎮海樓賦

鎮海樓在廣州北城上因山爲基五層特出高
可知也明洪武初東莞伯何真以全粵歸命永
嘉侯朱亮祖請合三城而一之繪圖入告而建
斯樓三百年間人文特盛超軼宋唐多骨體之
臣無僭竊之患或以爲斯樓之助也甲申以後
日就傾圮而城郭亦與之蕭條昨歲甲子大司
馬吳公大中丞李公招揀舊民各復其宇乃命
有司撤而新之己巳仲春子偕諸同人登焉相
約爲長律以紀其勝屬以他事小阻而諸公詩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鎮海樓賦

十五

成或百韻數十韻予無以加也乃爲之賦云爾

繫百粵之雄都迺維楊之南暨炳分野於雙星曜炎靈
于二氣江則三州奔匯山則五嶺環起荆梁歸其泉源
庾桂張其屏展爰自堯秩南訛禹疏黑水周武周宣于
疆于理二禺八桂表山海之經璫瑁珠璣書龍門之史
蓋已被皇風於上世矜奇跡於南紀至若穗梁繪楚雪
屋飛楊城開似雁石化名羊爲眞爲妄若存若亡朝臺
表於北郭雙闕啓於中方雖遺蹤之未沫義無取於僭
王淮右奮興九州未畢東莞識時南天戴日時則有將
帥公侯經緯明密廓省署而大之合三城以爲一乃按

鴛隅仰窺乾象肇建斯樓於城之上湧地五成浮空百丈北拱神京南臨溟漲允矣廟謨其猷克壯武事旣張文風攸暢歷三百如一朝洵英賢之相望及其廢也同符宗社無可倚之棟梁有難支之大廈弓屨弋于九烏龍不成於五馬翦爲貔虎之塲盡落鴛鴦之瓦城復于隍鴻飛于野巷無居人誰爲遊者往事已矣新政初敷兩臺使者三事大夫勞徠安集周爰咨謀呈材鳩衆圍堵分區運斤匠石督墨公輸基則因其故武製勿侈於前模庶民子來以不日鬼神鞭石而先驅爾乃八維四表平階廣城累千柱以相承列重梯而互陟檐啄張牙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鎮海樓賦

十六

飛軒比翼藻稅交馳荷蕖反植高窗則陰闔而陽開雕墻則外殺而中直三光倒影於暮朝五緯分層而生尅况夫制作精堅取裁麗則不事雕鏤豈榮金碧椽以石楠椽以鐵力綺綴交疏文藤細織烟雲入而莫拒鳥雀穿而胡得於是懷古幽人選勝嘉賓星言夙駕相命佳辰層開紫闥共眺青春帶環城之萬堞瞰四遠之重闔同一時之景物若漸上而加新踞高峯之峻極宏大觀於朱垠撫虛空而回首歎獨立而誰鄰爾乃下聽松風俯臨絕巖珠海一環滄江一線隱映池臺參差古殿萬室如鱗千帆若扇白繚諸溪青分數縣其秀則路號呼

鸞岡名歌舞越秀爲一郡之主峯浮丘乃七天之門戶
虹霞之洞日月之泉白雲竦峙香浦洄漩前賢遺範往
往在焉期當五百學紹千年菩提萬里以識佛菖蒲九
節而成仙其下則元宮別館燕射之所紫燕銜巢黃鸝
學語成蹊桃李之花四照木棉之樹皆足以娛心悅目
飛鷗嘯侶倚前楹而寄傲極遠睇而延佇其南則梯航
萬里重譯百蠻潮光似火蜃氣爲鬪化鯤化鵬之地大
虎小虎之山守中固外遏盜防奸固東南之障塞而華
夏之重關也其西則靈洲鬱水盛氣所萃尋陝石門樓
船所會銅柱高標葦苳爲壘酌水盟心貪泉何害凡此

者其成可師而其敗足戒也其東則扶胥之口黃木之
灣韓碑千載照耀其間羅浮四百來自三山著書抱璞
偕隱不還斯又作者之楷模而文士之金丹也其北則
連岡疊嶂直走雄州滄谿橫浦密邇上游趙乘楚漢之
鬪陳報蕭梁之仇提師移檄此道是由或一方以左蠱
或半壁而垂旒雖無關於運會亦考古者所亟講求也
蓋以地窮於北郭水極於南天無人事以補之不足以
鎮服其山川是峩峩然據高而臨下者猶人之有弁冕
焉示有尊也以五行而言中峰爲金而外多水懼其洩
而生氣不全故取形之方而數之五以土濟之猶人之

有父母焉示有親也尊親之戴入於人人故當板蕩之際尤多忠蓋之臣而逆節之萌不旋踵而歸於撲滅也建斯樓者其知幾之神乎僕早聞詩于趨庭少遭家之不造昔捧杖以同登今荷鋤而終老作賦遠慙于仲宣獻圖已後于文考承羣公之見命聊牽率而屬草士衡用以覆瓿平子宜其絕倒信白雪之寡酬附青雲而不朽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鎮海樓賦

九

菊賦 小序

高達夫詩云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繞未開
花是知九日無菊不獨嶺南然也乙丑季秋之
望予將發端州之棹視園菊得初開者二本挈
以登舟感而爲賦

唯二氣之播物固萬殊而一致或朝秀而夕萎或未榮
而始悴伊白帝之高秋有黃花之嘉卉月令紀其節候
農經著其性味乃其族聚部分色象不一因人變化日
新時出紫類雞冠黃侔蒸栗紅如丹砂白如瑜璧艷如
霞映澹如墨漬青萼黃鬚赤章素質承以堅柎幹以勁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菊賦

九

骨星芒月滿珠聯玉積蓋其美也若此宜其時哉勿失
分春芽於故叢防夏雨之侵軼倘泥滓其或汚將翠葉
之不密愛殆甚於良苗望有同於秋實胡勞勞於終年
顧寂寂乎九日于時蟾兔初圓鴻鴈在天望端溪而鼓
棹浩予歌而扣舷爰問圃人菊開深淺對曰有之其葩
尙卷移之耳目之前載以岢峩之編朝陽暄而勿燥甘
露滴而猶泫漑清江之急流沐冷風之餘善於是蕾者
以張含者以闡小瓣層舒柔枝日顯香斷續而或聞心
固結其未展幸見賞於高賢懼芳時之已晚其或納之
曠野處以名園朋以白石翼以朱欄固將挺雪霜而獨

茂與松竹而偕寒進之几研之間賜之燕閒之暇掇其
金英薦之玉笋則足以暢叙幽情發揚大雅倘其棄捐
勿用枯槁空谷充屈子之夕飡伴陶公之幽獨亦可以
忘百憂於中懷療風眩於頭目唯大塊之所命何詹尹
之可卜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菊賦

七別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張衡崔駰曹植之徒並慕效之辭旨各美然頗恨其聲色侈靡非壯夫之志已亥之春畱滯湘中雪窗多暇擬爲七別用寫予懷非曰與古人爭勝也

游王孫將行言子攝罇酒而別之曰唯吾子之有行也僕聞之父母之邦唯恭桑梓孔去魯而行遲季樂沛而悲起今吾子驥不釋銜輿不輟軌前年北邁今茲西指遠墳辭廟離羣去侶嗜路如炙棄家如屣而嚶嚶然自謂曰古之人古之人蓋其遠矣且夫山潛野處命曰無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七別

一

歸之民躡屩擔簦氏曰流離之子蓋有所靳而然乎不然何爲是栖栖不遑寧處也王孫曰洪波震壑則下無安鱗驚風覆林則上無栖翼故英雄役役於乘勢仁聖遑遑於拯溺夫豈不懷安不可得也 天地不仁芻

狗萬物無賢無愚同脂斧鉞平生枝葉翦焉荆棘吾獨何人而有覩安宅乎昔東齊有蹈海之士西山有采薇之客僕不才雖不能遠迹古人庶幾哉尙禽之遺則且明者見千里而昧者不辨五色子徒知遊子之戀鄉而不知威旣加於四極知遲遲於吾行而不知其汲汲于七十二國亦見其惑也言子曰敬聞命矣雖然何子言

之不質也夫激亢非棲遯之言英悍非隱人之色吾子託懷禽尚希踪五嶽譬猶神龍浴於羣蛇而識者早見其角矣請爲吾子述游觀之大略豪哲之宏規如其有當引此一卮可乎王孫曰諾僕願聞之

言子曰伊洛之都三吳之市才華所萃王公大人之所遊處也於是布以廣堂夾以重庀上聳飛樓下臨寒水徑踈長楊春榮桃李奇卉異植于何不有其結構也因形設勢若出天地不深而寂不華而美其曲房燕居則牆衣絹素地匝璣瑜冰簟重茵遠自波胡縠帷高褰荏苒流蘇餘香蘊結若有疑無其旁則緗函萬軸侔於祕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七別

二

府蟲書鳥跡金石所鏤目所未覩此焉則具時則吾子讀書之暇弛禁延客晨臥未興車騎已集凝聽須臾主人乃出蔭映徐步遷延高揖詞鋒雲起問難羽發敘娛樂則憂者神怡述武怒則懦夫髮立清談稍歇翰墨間作開宴西軒明月闌入然後命樂工於前階選新聲於後閣簫瑟陳笙鼓合清喉輕囀丹唇微吸朱絃繁動雙袍凝急陰淫要眇鳴咽雜選佳人皓腕以進爵小史玉膚而捧蠟輕軀翔舉流眄相答高興未闌雞鳴已及客散蘅臯雲歸城邑於斯時也指庭闕以爲龍門被容接則稱佳士身未達而擬三公名無足而走千里斯亦交

游聲譽之極也吾子豈願之乎王孫曰否不願也

言子曰既覽觀四表感歎舊京然後乘秋而上厯九江
溯洞庭始至洵洵焉洵洵焉灩澦潭澎瀆茫焉而不可測
也登高而望之蕩蕩焉頽頽焉滉漾泱泱曠焉不知其
極也徒髣髴其所見則雲陰黯淡萬里一碧四無垠畔
天水相激湛兮若流翼兮輕瀾震盪潛湧洄洑如山是
時猶未有風也少焉商飈迅烈波濤大作其奔騰觸搏
則若白龍羣躍驟起而忽焉潛匿其晃炫霹靂又若神
仙銀闕可望而不可卽其進退逾越若老將之部勒擾
而不亂時起時伏其飛濺潰沫若霰雪之交零漚漚滴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一
七別

三

滴颺砂走礫日光爲之晦昧曷嶼爲之沉沒子野爲之
聾聵離婁爲之失色鵬高飛而中墜鴈欲度而數息餘
鯨巨筏帆若垂雲勢如山岳者紛紜萬數入其中而不
覺其廣大如此故能使吾子移心易志忘哀失樂離憂
悒鬱於焉洗濯然後反桂舟收蘭櫂挂布帆乘風勢沛
乎直指寸晷千里然且如惑如迷如膠如滯飄颻三日
僅乃得濟泊於瀟湘之口望屈子之遺踪而祭焉其夜
就臥有漁子歌而過曰夜隱隱兮雁孤飛湖無寧波兮
將何依萬里誰主兮胡不歸于時月薄南端霜露露衣
起而追之則漁舟之去遠矣然後吾子逡巡自失廢然

而返此亦游觀之至也吾子豈願此乎王孫曰不願也
言子曰天下勁弓良馬之地家有烏號廐騰龍騎而吾
子客焉其所與游處則若陳餘不王淮陰失志劉毅漁
釣於艸澤李廣呵辱於醉尉類此數公者皆挾才負氣
憤悒佗僚暇居無事相與繫珮鞍整輕轡從騎數十持
鈛帶利越平蕪之大野睇豐草之高原散碧蹄於春雪
齊駿首而爭先然後夷荒蕪蕩林蔚破高巢洞潛窟禽
殫起獸畢出走而後射飛而後發弋翬雉連黃鵠下高
鴻中其目大如鵬小如鴝貴如翠賤如鵬從風而隕紛
紛相屬然後憩於中林釋弮弛服命彼僕夫剔搜窮麓
尾拔狼狐角執麋鹿暴虎徒手頓豹以足目怒拳奮身
登肉薄弱必兼殺猛不並搏獻於馬前角多較獲於是
擊鼓饗士行魚野酌席落花茵杜若吹蘆管彈霜鏗逸
氣騰涌雄情奔躍恣意之所傲睨展口之所戲謔論兵
計之精奇述霸王之餘畧傾銜進酒一飲百爵徘徊起
舞慷慨爲樂此畋獵之雄也吾子豈願此乎王孫曰不
願也

言子曰聶政荆軻要離專諸下及有漢季心郭解之徒
悍人耳不足爲吾子道也乃若近世羽仙劍俠蓋人間
妙選骨奇體捷猿臂鳥爪鶴肩鷹曉虎項龍軀猊眉狼

翫鍊質空山棲形寔業彼皆童而養之故其元精未泯
可以飛行六合橫歷千劫至其習擊刺之餘技發奇思
於長鋏則可畏乎其駭人也其舞也始若飄風驟雨之
未至颯習而淒淒其少進也若陰雲濃霧之疑沍慘澹
而霏霏爽乎若夢宵乎若迷一疑其虹一疑其霓詳而
察之嫖姚往來何鶻厲而盧馳也翱翔上下何燕頰而
蝠飛也爾其懸行反立薄梁上壁超高投溪潛虛八隙
意之所擬則無不得纖塵不動微響不作旣而靈氣漸
遠神妙莫測忽焉而失其形熠焉而泯其跡餘光電繞
徘徊燿鑠其光著樹則盛夏隕葉枝條寸折須臾之間
幹斷株絕其光襲人則髮雍眉落非髟非削面目無損
其人不覺然後收鋒斂芒翔而後集顏不變易氣不喘
急王孫曰善哉技至此乎言子曰未也乃有遺臣廢儲
危國孤子含怨懷離歸命俠士於是俠士感主人之厚
恩順鬼神所欲毀攝劍如丸藏之於髓賓從盈庭中坐
而起卮酒未寒囊首千里獻彼肺腸以佐甘旨此希世
之奇術也然而慕吾子之義投身門下惟所任使吾子
豈願之乎王孫曰不願也

言子曰國無良史久矣意者吾子蓋將東漸西跋探龍
門而登禹穴乎廣羅窮蒐擘風謠而咨胡耆乎紀淮右

之真人奮自布衣雄姿天授英畧橫飛煌煌輝輝使人
慄龍顏而咫尺天威乎紀潛邸之干戈飛自幽燕再闢
乾坤勒石天山隆隆炎炎使人覲重眉而彷彿長髯乎
譜中山之持重則堂堂焉山移而河動也貌開平之雄
勇則颯颯焉毛豎而髮悚也青田之智術則勃勃焉機
決而矢發也姚公之狡譎則遑遑焉因時而取必也近
歷十世十有五宗穆穆皇皇肅肅雖雖刑政成康不足
擬其隆也廣大漢唐不足比其封也天降喪亂亦時而
有乃其奇剋古則未睹遜於南蠻則難臣奔走皓首而
生還也狩於土木則單于悔懼談笑而自復也身殉社

稷則殷勤血詔至死而惟民之恤也若此者皆將呈其
光而發其燄乎將溪叛人逆子之貶乎弔忠貞節烈之
慘乎追儉邪之魂魄剗其肝而出其膽乎欽老成之謀
國遡回天之軌範想經營之慘澹乎源盛衰升降之端
乎寄興廢存亡之感乎何昔皇不階于尺土而後裔莫
振於十五國也遜國何以收士報於二十五年而邇者
反寥寥於三百也明其倚伏本其終始勒一家之言成
本朝之史蓋非名山大川無以發其奇非廣見博聞無
以卓其識此游者之有事而良史之職也吾子蓋有意
乎王孫曰僕願之而未能也

言子曰蓋聞君子之居世也外必炳丹青之名內必盡性命之理然而窮達有分迷悟在己勇退之士知外物之不可期河清之不可俟也故屏紛華息馳騫望山載歸望林載赴負笈尋師披榛問路踐淒淒之餘霜宿灑灑之零露日之所見則長薄萬里鬱鬱蒼蒼高山峩峩川流湯湯雲脚低移蓬根高颺緇塵秋飛皎月宵張耳之所聽則歸風入樹衆怒齊聲曾波撼崖蕭瑟奔崩清猿坐嘯羈雌晨鳴窮幽極遠子往孤行於是躋清秘之高巖探仙靈之潛穴金膏駐其頽顏石泉漑其中熱臨千仞以試心俯長流而頽髮後念不生前際忽絕邂逅異人授之真訣識萬法之本來悟二儀之匪別入火不炎在染無涅揮酒爲霖折蘆可涉然後逍遙人間陸沉世俗止觀天台栖禪鷄足控鶴緱山騎牛函谷此淮南興歌之端而子房所以杜門辟穀也吾子豈學之于王孫曰夫改銜擇轡非無卹之御易矢更弦非有窮之射踰常驚異非中正之符樂我忘人非聖賢之化僕雖願學然未暇也

言子曰語有之時隆則聖人窮事失而智士出故英雄無終困之時天道有好還之日節俠之士則莫不修怨憤憫顛躓報德於危求伸於屈於以吳市有乞食之管

秦廷有餓臣之膝畱城奮婦子之貌頰上降金鎖之骨
非慕汗簡之餘馨君與親固如此其急也今世君子旣
貴且富擁世貲瑜文繡嘯華堂狹宇宙發編揚古自以
爲智能莫我右也然而偃仰斯日莫肯念舊亦獨何也
夫靈蛇有毒而隋珠必報彼蜂何知而芳蘭在負恩耶
君耶若是其不敢後也金風鳴而鞞禽鼓翮震霆動則
草蟲爭出時哉時哉若是其不可失也吾子妙齡高蹈
天懷倜儻歛飛揚之逸志蓄沉深之遐想而一旦慨然
勵裝秣馬膏輪命輛長劍在佩圖書出幌僕夫迷惑未
測所往無亦欲追耿鄧之前矩嗣雲臺之絕響乎言未
畢於是王孫仰而笑俯而酌色飛心諾引滿三爵抗手
而辭據鞍而躍

獨漉堂集卷之二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文序

屈翁山文抄序

發數千百言於一文之中猶戰數十萬人於兩陣之上理義其芻糧也文采其旌旂器甲也句讀其束伍也段落其中權前後左右也有是四者而後可以言兵然其奇正分合用衆用寡則大將主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形而制勝由此言之文豈有定勢哉近世之爲秦漢者曰唐以後書吾不讀也爲唐宋大家者則曰彼

獨漉堂文集

卷之二
文序

一

摸擬剽竊者僞也二者交譏子以爲皆非也夫文之爲用所以寫天地萬物之情而傳於人述古今萬事之變而垂于後其寫物也鬚眉畢見生氣躍然其述事也治亂有源脈絡井井使讀者如身入其中喜者欲舞怒者欲奮哀者欲泣樂者欲歌足以示勸懲而起頑懦苟能如是不必問其爲秦爲漢爲唐爲宋皆天下之勁兵也而孰敢與之爭若夫理義多而不實是唱籌之沙也文采備而不精是兒戲之軍也句讀其而不鍊是市人之驅也段落散而不整是首尾不應之蛇也卽其人而真秦漢真宋唐亦必敗之兵矣而可以戰乎吾友屈翁山之爲

文也行萬里以具芻糧積五岳以爲器甲而閉戶十年以習于束伍部分之法其四朝成仁錄堂堂正正不戰而屈人者也他所著撰尙十餘種意不專主于一家一代自達其意而已夫兵戰者一國之敵文戰者萬古之敵翁山勉乎哉霍去病有言顧方畧何如耳不至用古兵法李廣令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而皆可以取勝翁山恃其絕足時時有是要其才固亦文中之嫖姚飛將軍也薛子孝穆選而評之請舉予說以相質

二禺峽志序

凡山形欲奇勢欲深境欲靜以是三者槩天下名山幾盡之矣而獨不足以盡二禺峽二禺峽者居清遠上游三十里當嶺南北行要道湏湟滙流兩山壁立飛泉岩石之妙絕於天下道書所稱第十九福地也梁普通中舒州延祚寺一夕飛來故數千年間高僧羽流前後仍集予數四往來瞻顧徘徊竊疑造物者自秘其奇久矣珠則胎之玉則璞之名山之必深必靜其常也而此獨炫然呈露何也彼舟行其下誰哉非銅竹之符則輶軒之使也下焉者非擁貲而南則載寶而北者也行則有

獨漉堂文集

卷之二

三

赴時計日之虞止則有畏途惡風之戒名勝當前悵望而不得卽而樵人牧子倚山門蔭喬木捧腹而笑行者勞人草草有不自嗤其形役者乎其幸而得至者登於山則有幽曠瑰異之觀以潛奪其燥競之心挹於泉則有清迴寒涼之氣以澡漑其熱中之念然後知二禺所以寓其至奇於不深不靜之間者固造物者憫度之大慈也良工之淬劍也方其熾然而急投之清冷之淵則堅利無敵少緩則否彼號爲名山居深處幽而有能裹糧問奇自至皆其不待淬而堅利者也豈可得於市朝熏灼之士哉觀唐宋諸賢及吾鄉先哲其詩文爲二禺

飛來作者往往多曠達明悟之旨而鼎革以來舊志無存邑人某君乃摭撫於蒼厓斷蘚之間彙以成編又爲之繪其圖形徵諸故實禹峽之奇與其文獻於是大備夫嶺南僻在一隅舉天下之人過二禹之下者百不一二至其下而能登望游觀以盡二禹之勝者又憂憂乎若前所云造物者雖有區區慈憫之心所及不旣寡乎有某君之誌使天下人人犁然皆有二禹在目然後造物者之心於是乎不窮予故樂爲序之

林鈍齋文序

知人論世是讀書第一要義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際多微詞其意未必不望後人爲之改正答陳司敗知禮一言旋以聞過爲幸可類推也司馬溫公出自晉因以魏爲正統尊晉而昭烈不得嗣漢孔明不書討賊此自賢者之過賴朱晦菴綱目正之溫公有靈地下當爲點首然定哀之際以其筆自聖人終古無敢議之者也故知世人囿於聞見爲古人所欺者固不少不知古人用心而爲所笑者亦復不少樵李林君木文以其尊人鈍齋文集見示吾尤愛其帝王統紀一論衡量古今可謂卓識大抵一代之興必修勝國之史臣子之體各尊其君與其國敵者則寇之與其君並者則僞之與其年號等者則奪之非不知或不滿於天下萬世然亦恃後之人必能論其世而知我之不得已也若皆以爲史家之作遂因之而不敢改豈得爲具古今隻眼者哉鈍齋遠在萬里未獲相見木文在粵而經年不一值無由抵掌以盡其餘爲後之視者告也

王東村文集序

蓬萊一島一夜自海外來與羅山合曰羅浮爲百粵之
望外貌明秀不若廬體勢廣大不及衡負其奇與衡廬
鼎足而立未有議其伯仲者也予登其上周行諸峰安
觀所謂縫合處哉然其靈卉異木紛郁苒弱萬不識一
二大非衡廬所有又其夜半日月倒景霞彩萬變靈幻
恍惚不可窮極信天下之奇觀也東村王子早通五經
舉於鄉海內知名其爲人虬鬚犀首恂恂似不能言遇
几榻齟然熟寢好果餌伸手求索若穉子至有所著述
終夜立黑地中倚柱吟思比曉不肯休蚊蚋啗於肌膚
不少避壯夫不若也所爲詩文追險走僻達於康莊如
窮厓古蘚斑駁層積深林老魅懼立毛髮哀猿幽幽鳴
谷中意態巉削獨出不必有所從來欲盡剝棄古人皮
毛敲骨而奪之髓信天下之奇作也或以謂王子豈一
夜從蓬海中來耶或曰試使王子向明而立從後而望
其心必其六竅猶人而一竅獨虛明者也或曰王子生
羅浮下以奇觀發其奇文故其爲人貌樸而中不窮亦
大畧似之

獨漉堂集卷之三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詩序

朱子蓉詩序

文以氣爲主非謂其馳驟闔雄健滔莽轉折萬變而不可窮也古之作者皆以其經天緯地之才悲憫時俗之心超軼古今之識不得已而寓之文章其胸中浩浩然磊磊然盤勃鬱積而不宣洩者一與外物遇如決山出泉叩弦發矢一往奔注不自知其所極此文之至也後世擬議旣廣途徑日繁雖般倻之巧猶不能不仰循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一

前人之轍矯僞者乃得奮其粉飾傅會之辭以自托於不朽然其氣不可掩也蓋有道之言簡而氣和英雄之言烈而氣高忠臣孝子之言隱而氣悲高人之言達而氣決儉邪之言給而氣靡其大概也雖復興寄百出流蕩踰節而識者終有以得之語言行墨之外秀州朱子蓉詩名在海內久矣其古風五十餘首論者以爲不下青蓮而或過之昨者去其鄉而來汎牛渚登匡廬踰大庾之嶺南極于海以新詩一帙相示予絕愛其游覽諸作抉撻幽奇澹蕩堅老得謝杜之勝處子蓉盛年負才不自試而一放於山水間以雄深浩淼瑰瑋絕特之觀

而發其所謂浩浩磊磊盤勃鬱積不得洩者爲詩之工
如是無足怪然子蓉名家大臣子居有賢昆弟林園池
亭足以自娛親舊故人仕於四方足以供其舟車朋酒
之費者所往不乏也宜其胸中廓然而和平顧其詩獨
時時慨怍而有悲氣則又何也爲之序因以問之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序

梁藥亭詩序

詩有意於求工非詩也古之作者必不得已而後有言其發也如湧泉出地若有物鼓籥之高深夷險因形制流初無定勢其浩淼之氣足以悽神寒骨其聲足以驚心盪耳淳蓄靜湛足以陶寫萬彙牢籠百態故性情者詩之泉源也氣骨者詩之鼓籥也境物者詩之高深夷險也人各有其泉源然其始未嘗不掩閉抑塞於土石之間疏之滌之澄之去其舊而引其新而後泉之真出焉近世之言詩者或用心於模擬補綻或矯之以酸澁枯瘦否則枝蔓平衍斬然無味皆未得泉源者也常竊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三

譬之模擬補綻者厨人百和之湯也酸澁枯瘦者醫師破除之劑也平衍無味者鼎中百沸之水也未嘗非泉去泉之真則遠矣泉之真者味之輕重品之高下各各不同而皆具有生氣詩之真者長篇短句正鋒側筆各具一面目而作者之性情自見故可使萬里之遙千載之下讀者雖未識其人而恍惚遇之吾粵之詩盛于廣州子少趨庭而外所與上下其議論者則鄺中秘湛若王明經說作卓然成家者也羅司馬季作薛高士劍公陳給諫喬生王中秘東村程桂州周量皆有當世名而先民是程者也吾與齒鴈行者梁子藥亭屈子翁山爲

能發攄性靈自開面目吳子山帶王子蒲衣陶子苦子
皆得其源而未暢其流後來之傑也翁山縱橫闔闢樸
茂奇古藥亭雄邁沼莽精警卓拔而子以感激故浪之
言頡頏其間未有爲之品定者也子竊謂翁山江河之
水也藥亭瀑布之水也而子幽澗之水也翁山之味醇
而冽藥亭之味清而旨子之味澹而永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序

吳山帶詩序

莊生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古今必然之理就一技而言之也然而明達之士往往舉一隅而得其三引伸觸類以盡天下之能事則固庖丁所謂技而進乎道者友人吳子山帶方七八歲時便能畫地作人物花竹十歲而能詩與梁子藥亭同家塾唱和日數十篇初效李長吉體矜奇嗜險吐棄凡近就童子試輒冠其軍弱歲試粵闈已冠軍以後場觸時忌而屈二十年間濱得復失者三四稍屏舉子業益肆力詩畫古文詞乃一軌於正法每一語出莫不驚爲天仙羽人學者轉相抄示得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五

其一水一石一卉珍若懷寶然吾常跡其用心遇一事一物之精奇則必玩味流連得其要領而後止興之所至或當食而忘饑出而忘反期而忘赴問而忘答蕭散閒遠不可以禮法繩之而卒未嘗踰於禮法之外夫內有所專則外染不及故純任其天真以行其爲詩也孤迥名貴以自然靈妙爲宗其爲畫猶是也反而觀其古文詞制舉業亦猶是也是數者皆技也而吳子能會而一之不幾進于道矣乎吳子之爲是聊以自娛而求請者日益多所至絹素常積座客幾無所容而吳子則解衣揮毫偃臥吟嘯不知在其旁者之爲賓爲主也所爲

詩旋亦散去不自珍惜今春予與藥亭於他處羅索其所存十不得一訂而刻之及秋闈事將屆吳子尙高臥金茅山中又與梁子強而致之榜發以壁經魁其曹其爲文無意售世世自售之耳梓人詩刻告成而吳子方匆匆治裝赴都門都門禮法之地詞翰之林吳子以蕭散閒遠之身孤迴名貴之詩八焉如錦繡之有葛衣甘醴之有苦茗未爲不可吾故爲梗槩其生平使天下知吳子之天真如是非矯也

家中洲感秋詩序

風雅漢魏之詩其情濃濃則醇醇則簡有一唱三歎之遺音四唐之律選聲鍊詞如律呂和鳴金石交作其妙常在言意之外故漢魏以上聲生乎情者也唐律情生乎聲者也其於感人一也試嘗求之哀猿之鳴蟋蟀之吟此聲生乎情者也聞鼙而思將帥聞琴而志山水此情生乎聲者也唐人之指事也或避實而擊虛或舍直而摹曲言境也或取神而遺形或舉小而畧大皆所以致其聲也故事同也言同也一字易而情乖四聲同也五色同也清濁殊而味減近世以來言其法則甚詳得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七

其門者或寡矣吾家拾遺喬生先生早富才藻齊名哲兄中歲閒居益肆力於著作其所爲詩固已翼飛雲霄踰走海內五律高妙靜遠逍遙規矩之中最其自得者也近所賦感秋數十篇於本色中更加古質如入崇岳千岩萬壑分則各具一觀合之乃成博大不復以字句見奇夫四時感人唯秋爲甚先生挾曠世之懷發彌高之調對搖落之秋興壹鬱之感悠然之韻觸緒紛來聲生情耶情生聲耶不可得而擇矣夫感人以理者淺而感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涯而感人以聲者無方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

番禺黎氏存詩彙選序

班孟堅志藝文自騷人以下至楊子雲得詩賦之士一百六家唐分經史子集爲四庫自荀卿宋玉而下迄有唐一代人自爲集者得七百三十六家間嘗計之楚懷之世距西漢之末三百餘年而傳者僅百家東漢至唐七九百年乃所增者遂六百有餘何遠者之少而近者之多也無亦遠則得失之衡已定而傳之在人近則高曾之矩未忘而傳之以子孫乎然以四庫書目按之今之存者十不二三矣蓋自唐亡至今七百年天下大亂者五向非鈔版之行而專恃筆札其與存者幾何哉吾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八

粵著作之家有明一代爲多而皆萃于廣州家有賜書世承明德文章之士每以風節相高雖或散處外鄉而藏書之所必歸省會子猶及覩其盛及庚寅一屠而竹帛烟銷與百萬生靈俱燼矣番禺黎氏自韶山侍御前峰京兆起於正嘉之際而瑤石昆弟高士父子繼之五世百餘年間節義文章暉映炎服予幼侍先君及見洞石美周兩先生洞石罷官以詩酒老不及干亂而美周先生殉節于丙戌先君殉節于丁亥兩粵之干戈又十年而後息故家遺黎流離奔走不獨剗劓故版毀棄無存卽卷帙之散于人間者亦多飽于蠹魚之腹二十年

前子與先生二子方回務光醉宿大忠祠中每言及此輒太息涕下十年來務光捐館而方回遂能輯先生全集而刻之茲又念其先世詩文零落無多懼其終于泯沒乃極力撻求于殘編廢篋之中片言隻字若購重寶於是遺詩漸集其曰燕臺集者京兆前峰公作其門人少保南昌朱衡謂其詩宗初盛得風人溫厚和平之意者也京兆于美周先生爲曾祖其孫高士纘之則先生之父也高士豪邁好遊所與交皆一代英豪著籟鳴集詩如其人而能斂才就法自寫性情無當時堆砌綺靡之習曰瑤石山人集者侍御之子叅議惟敬也與李滄

溲王弇洲頡頏文壇沔陽陳玉叔稱其古詩不雕而藻歌行恢張而潤七律冲澹而遠五律清而逸排律整而潔者也曰司封集者瑤石之弟驗封郎中惟和死粵西蠻賊劫庫之難者也其詩存者甚少而清逸可想曰白泉山人者瑤石之弟惟仁其詩蕭爽欲逼諸兄曰君華者瑤石之子司封郎中出叅江右藩政有南秀堂集而今亾矣得其一詩於便面曰君獻君璽君選者皆瑤石猶子曰惟登者瑤石從弟曰崇訓者美周先生從祖如上諸詩散見郡邑志中君選號洞石子嘗見其酒後畫山水題詩甚敏今所存者酬贈之作爲多未足概其生

平也曰韓言者美周先生從叔含孺茂才作也茂才詞
場宿老有二才子紱臣著雪臆集顓孫著芙航集皆弱
冠知名時有三蘇之目未幾而二子同沒于水茂才因
自放山水間父子皆具詩人之才而芙航一集尤俊拔
清矯王子安李長吉之流亞也曰貽清堂集者先生從
兄廣德州刺史二來其人剛介投簪盛時所爲詩亦落
落有氣曰瓜圃草者方回作也曰醇曜堂集者務光作
也方回詩樸茂真摯務光富於才思多曠達之旨若侍
御臺中使閩西巡諸稿則有其目而未得其書合之先
生蓮鬚閣集凡十有九人可謂盛矣其間多者千篇少

者乃三五首方回欲盡梓之則限於力而揆括未全欲
更待之則日月難期而廢墜是患乃屬子爲之選定名
曰番禺黎氏存詩彙選謂之存則亡失者可知也謂之
選則未刻者可知也至其事跡始末本集具焉侍御立
朝有直節以劾元舅取怨京兆清介受主知以忤權相
左遷皆未竟其用也瑤石父子始厯清要而俱終於外
藩二來洞石素尚孤高各偃蹇于州縣皆未伸其志也
紱臣顓孫務光天厄其年皆未盡其才也白泉高士放
情丘壑當承平之世而不求聞達吾無間然含孺茂才
雖丘壑不殊而晚節不能無憾矣惟和先生美周先生

後先殉于王事並奉恩卹名垂青史可謂皎然不欺其志而其心亦安能無耿耿者哉嗚呼一家之中多才如此而出與處半焉修與短半焉利與鈍半焉未及百年而生平著述已漠然其不可問使無方回爲之子孫彙而梓之後之人何所攷焉則無惑乎漢唐傳者之寥寥也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序

代汎亭詩序

惠郡繞郭皆山槎江麗江滙其東南豐鱣二湖出其西北登高而望四山秀色可愛近在几席而實隔於江湖洵乎吾粵十郡山川之美莫惠若也郡署建於椽山山分二支右支抱處得小丘焉直賓館之西淪於榛莽已久寶坻王使君登而異之爲亭十六楹其形如船翼以朱欄豐湖明於階前城堞倚於宇下深淺濃淡之致有圖畫所不及者名曰代汎稱其實矣癸酉四月子偕友人梁藥亭吳山帶季偉公客焉每晨而望則漁舟競出網罟羣集縱橫自得如輕鳧聚散湖中三堤六橋樵人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十一

牧豎販夫農婦荷擔往來厯厯可數月夕則水如積雪山若浮墨與星影天光平鋪萬里無復高下間隔寺燈村火若滅若沒或積雨後則隄與水平一痕如線行者躑躅其上水注北橋有聲洶洶如千人喧呼晝不聞也日之方中則雲光下漏推移山谷間此晦彼明雨驟至則雲脚低垂隨風聚散或有或無不可殫述蓋湖上之朝昏晴雨未嘗不若是而無人憑高觀之斯美蘊而莫傳城內無多高山自有此亭然後一代之大觀始備天地之生城郭之立不知凡幾千年而獨有待於使君名勝之開固有數耶吾懼夫後之人以建置之近而易之

則木石之力將有時而盡故取一時登咏之作序而歸
於使君榜以傳之冀來者爲可繼也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三

易宜人遺詩序

鳳皇所以爲天下重者豈謂其毛哉翡翠也孔雀也澤
雉也使與鳳皇角其文采鳳皇未必不勝而鳳皇恥之
矣然則論士而次於語言文字之間不旣末乎彼志士
者方且挫其鋒芒埋光內照壽不壽朽不朽一也不朽
其夢也朽其覺也壽冬夜之長也不壽夏夜之短也彼
視以其身名落之人間猶辱之也惜乎吾友岡州易訓
宣人不幸而若是宣人名父之子有賢伯季四五人而
自以生非其時蹙蹙乎其不樂也自垂髫以往出則千
里求友入則閉一室而求性命未嘗有無謂之行奉其
父母旣自其邑而之山間又徙而之蒼梧汲汲乎其不
能一朝居也嗚呼惜哉得年二十有八以卒卒之後其
季兼人綴遺詩爲一帙梓之非宣人志也夫宣人之志
不必壽不必不朽雖然而旣不得其壽矣又不能使之
不朽則朋友之責也詩以言志宣人之齒未也未必能
工要其孤潔明秀之氣可得而掩乎哉雜雛鳳之毛於
孔翠間而不能別者非有目者也

壽崔千上先生序

古所稱奇節之士豈有意爲異哉流俗萬變而君子道其常刀斧鼎鑊交於前而君子行其素譬如水落岸高土隕石立此其初豈有意爲異者哉尹十七猶逮事先君自先君之沒又十七年其平生道義之交翦伐淪替盡矣與先君同榜而尹所父事者一人曰崔千上先生其爲人居平恂恂無以異於人而當義利之交則侃侃然曰某事吾所得爲某事吾所不得爲也勸之仕曰是非我所得爲也生徒百人請南面爲師曰是我所得爲也言必慮行而出諾必度信而許不爲矯矯之節稜稜之行然遠近言崔先生不謀而皆曰忠信人也世之人明不能及遠每好高邈驚世之舉聽其言若覺簡易者之不足爲及夫臨利害得失迂濶而不可循巽輒而不能守者相半然後信至平之爲奇知先生爲不可及矣嗟夫喪亂以來變白黑驚岐路者往往踰意料之表士之存而志行無缺者寥寥相望而先生年且六十矣尹從二三子後旣慶其年而惜其老重有感而序之

程周量集序

士之數奇未有甚於友人程君周量者也自其試童子時每冠軍輒有變故廢案尊人匪凡先生老儒也周量壬辰捷報人以爲賀先生曰吾兒素不利居首况嶺海初通南人孤士哀然弁冕天下懼且不免何賀也未幾果以磨勘題理黜不得第人皆寃之蓋君子有大道一節先輩有單承用人言者謂與上文舉賢下文聚斂之臣財用小人互相關照也主考武陵此菴胡公爲諸生時曾用其說不見錄於有司闈中得周量文大爲擊節而又出於虔孫左公之房因擢爲元欲用以申前議政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序

六

府大臣有子不得與選遂倡言元文悖朱註不稱溧陽相公與胡公講學又素不相下相爲附和嗾人上疏力排擊之胡公坐是左遷壹鬱以灰吹毛求疵不止一人而榜中同是說者固不盡罷斥也久之周量仕爲舍人與澤州陳說巖吳門汪鈍翁新城王西樵阮亭諸君子以詩文詞相高唱和都門盛年俊才聲華藉甚轉樞曹分校北闈奉使西秦還奏稱旨累遷職方正郎京察第一俄而出守桂林月餘而三藩亂作竟以憂卒於全州年僅五十又一年而朝廷有博學宏詞之舉阮亭諸公自部曹外僚以得館職者甚衆向使周量不遇胡公必

不至身及於亂稍加以年未必不與於博學宏詞之選而三十年間得而旋失進而旋退成而旋毀與試童子時大相類何不偶之甚也列子有力命之辯謂自窮自達而無有制之者意者其未盡歟周量少時與薛君劍公屈君翁山同受業於先府君之門先府君旣歿節而薛屈二君皆棄其諸生以著書爲樂周量獨身陷圍城中與尊人並爲係縲不得已而取世資以自免若薛屈二君者可謂能自窮而無有制之者矣周量自達未嘗不力而每遇輒窮謂非命有以制之必不前後齟齬若是其一轍也周量沒後子爲書致撫蠻將軍傅公歸其

喪其孤衍祖流離患難歸時方十五六令餼於郡庠爲名諸生貧無以葬遺詩文數帙未能刻前年阮亭以官詹祭告南海哭於周量柩前挈其孤以見大司馬吳公存恤而教誨之戊辰夏其同年進士連君雙河始與予相識卽詢周量後人及冬同寓端州遂成深交雙河自予篋中取周量所著者拔其尤別爲一卷請正於大司馬及三水令天翼程君助而梓之是皆不愧古人交誼者周量雖數奇於生前然旣沒或非命所制必不終窮於身後雙河命予爲序世誼也所不得辭姑質言之

送何左王遠遊序

中州於天地間猶人面之有黑子黑子之中而有九土
九土之中而有人民社稷雖舉以祿左王吾知其必不
顧也而不能已於遊何哉左王孝於事親樂植德而惡
近名苟非其義固不以千秋之榮易一日之養而不能
已於數千里之遊何哉其言曰吾老矣俟河之清恐不
復見 山川之美也嗟乎使左王猶有是言則亦蒼
蒼者之過也茫茫塵路皆有所利而游者也其有能知
君之游者乎其有能知君之游者尚未敢遽以知人誣
之

梁飛仙靈洲藏稿序

僕往聞父老之論舉鄉之才而不永者數人梁飛仙其一也去今三十餘年乃得讀其靈洲藏稿蓋飛仙十三能詩未及壯而卒其父太狂先生傷心已甚不忍閱其遺文往往散佚今其存者靈洲僧所抄七言近體而已爲詩清警超邁充其所至殆不可量當時所與唱酬多吾郡偉人攷其姓名固已列於青史藉藉身後而飛仙茂齡早凋蘭折玉焚聲華燦絕未嘗不喟然太息以人之不可無年也其姪孫廷佐緘藏稿示予俾爲之序屬以事久貯篋衍去秋舟自新塘入廣州中途風作溺死者十餘人而飛仙詩與予俱出波濤之中歸然無恙豈其精神所寄蓋有不可汨沒者耶三復增歎爲書其槩珍重而歸之

送何不偕遠游序

將爲州里宿宿信信之行者其別也不過一二言適千里者倍之萬里者當又倍之若其游無方其行無期則其別也固將千百言而未止者也吾與何子不偕弱同學壯同游蓋常西濟湘沅上祝融之巔東浮揚子北觀於黃河太行目授而色喻宮動而商應其相命也未嘗以言也今而爲無方之游無期之行其別也則不過一二言而止耳凡人懷剛決之才者其於事也恆疎具明察之智者其於人也恆密夫密與疎行之不可偏廢者也密以持己而疎以待人則密疎各以成美反是則謂之蔽而適足以召怨取戾不偕剛決明察之至者也有其美可不懼其蔽乎幸而久爲游人間客猶不可不懼也或其次及於事當存亾之樞筦死生之柄則其可懼也當更甚神農之經千品而決積滯者取狼毒而却參耆中其疾也尹竊取於孔子以爲不偕贈其於臨事之一言曰慎而於待人之一言曰恕嗚呼之二言者引而伸之固亦千百言而不止者也

張菊水詩序

詩始於風風者動物也與水遇而成瀾文之至也與木
遇而爲籟聲之極也二者皆本於自然詩者發憤之所
爲作外物之感哀樂有動於中勃然而赴之不自知其
言之工耶否耶上也稱情而出之和比其音律引伸其
物類以副吾之所懷次也若有意於必傳用以博當世
名而趨一時之好則其去自然也遠矣曹州連雙河數
爲予言菊水張君之詩與其爲人比得見於廣州恂恂
然君子也讀其詩質而有光文而不漓其一種憫世悼
俗憂傷感遇之思盤旋於楮墨之外使聞者足戒而言
之者無罪真風人之旨也增城冉侯偕菊水度嶺而南
將採其近詩梓之雙河屬予選定曰寧嚴毋濫子讀之
汨汨然若有牽予心目而不得捨者唯恐其盡也尙暇
選乎哉乃序而歸之

羅浮紀遊詩序

羅浮高不及衡華奇不及天台雁蕩然其名並峙衡華
台蕩之間古今無異詞語洞天者標於第七紀福地者
命以泉源豈以來自蓬島多靈卉異藥故耶攷之列仙
所傳自葛稚川而下成道此山者數十家必有以也有
明盛時吾鄉先正書院山房二氏精藍官觀徧滿巖岫
士之讀書羅浮者如歸其家兵燹以來傾毀殆盡矣辛
丑臘月予始偕同人觀日於飛來絕頂是時自二三寺
觀外無復行人之跡予率僧徒數十刈草蓋頭露宿阿
耨池上三鼓而登東方已作海濤霞影光怪變幻紅輪

獨漉堂文集卷之三

三

躍出初露一痕

倏隱倏見

如浮如飛半輪而後天水始辨觀

日之奇勝衡嶽遠甚以其地近南溟也惠州王紫詮使

君比以羅浮詩見示其登亦以臘月憫觀日者之無所

止宿作子日亭於飛雲之巔信山靈所屬望也所爲詩

縱橫闔闢神孤骨峭力瞻氣舉雖云步武子瞻往往有

青出於藍之句子瞻謫宦寓惠又當羅浮盛時於山有

咏歎而無增益使君一郡山川百神之主不難使羅浮

一復承平之舊固將自子日亭始之不獨其詩視子瞻

爲青出也或云山自有真面目無藉亭臺爲點綴詩文

爲咏歎果爾則八彩重瞳之帝可以不服山龍華蟲河

目海口之聖可以無事袞衣章甫得不令乾坤減色耶
間嘗謂衡華二嶽蒼莽渾灩不以小節見奇譬之古文
典謨訓誥也天台雁蕩左國也羅浮莊列也此言雖若
附會似亦有至理因與藥亭翁山評使君詩并書以質
之

獨漉堂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劉顯之詩序

文之傳有二道理也情也六經皆本於理而三百篇獨兼乎情列國之風情勝於理者也二雅三頌理稱其情者也情必附理而行理不必待情而始著由理入者其言高渾由情出者其言酣暢三百篇之理勝者大抵聖賢之言也騷人以還則往往情勝六朝四唐則又拘以聲律尚以綺麗由是作者益難爲工而日遠於古以韓昌黎之才而詩視其文爲遜柳柳州詩過於韓而文較不及自古兼長之難如此方今之世進退以制義取舍以風氣士雖白首猶咿唔帖括知聲律已難其人况其上焉者乎予友劉君顯之以舉業得名天下三十年經術淹貫爲多士師表受業者嘗數百人而未嘗言詩不得已而有作亦匿不肯示人比盡索而讀之其五七古樂府堅樸如東漢人近體取法杜陵得其風骨而去其矜氣論斷今古感觸時運含映甚遠大儒深識不當於詩人中求之所謂從理入者也世俗所尚聲色之似古人猶優孟而叔敖衣冠非不聳動一時而實則優耳仲尼學琴於師襄旣習其曲習其數習其志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吾得其爲人矣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

而誰也師襄爲之避席再拜夫文王未必如是惟未必如是而孔子得其爲人所以爲善學者也吾謂顯之詩蓋善學古人者也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序

先友集序

尹幼侍於先君竊識其所與朋游講習者雖燕戲之間未嘗不及於治身憂民忠國也人之有善若慶雲之出於天醴泉之湧於地亟亟然唯恐不與衆共見之人有過諄諄然曲導之若垢衣之被其體芘刺之集其背聞飢寒之人甚於其身受之也必相與謀衣食之政令之失時事之非旣竭其力而無以轉移猶爲之累吁積歎至於不寐自其爲諸生已然而一時交游類皆偉人雄傑卓然以當世自命不欲下同於俗學先君旣沒尹幸不爲士君子所棄其所與琢磨晨夕者雖未得盡如先

君時亦自一時之選也嗚呼自有識至今三十年間計其姓名蓋十之六七死矣方其放情抗論下視先古卑笑當世若且欲快其意氣然更變亂以來其間斃於桁楊仆於草野逃於浮屠方士者相繼而得畢命王事自致青史者亦往往不乏人各有命焉要其志皆爲不苟矣伏處無聊每得其遺文於篋笥把之歎息想見其淋漓杯酒掀髯唱酬奮袂激昂之日嗟乎彼何時也今一二存者大抵困餓窮山中悞惻日暮有所欲言咀嚙齒舌間周視四座之人而後敢發吁自先君時固已患士風滋不如古久矣而今而後又未知何如也乃撰先友

集傳二卷按錄遺詩文可觀者人爲一編而傳系之分
兩世之交爲上下

獨鹿堂文集

卷之三

三

王立安百春詩序

詠物之體本乎國風螽斯鳴鴉其權輿也降及漢魏變爲五言班姬紈扇之辭繁欽蕙槐之作以自寫其怨思皆非無所爲而發也六朝南北華藻相高每詠一物必徵事選材拘牽俳偶或乃讀之終篇而不得其意之所存有唐作者始以聲律協之情理赴之若駱義烏之蟬張曲江之燕斯爲善矣然不過一二爲之其多而傳之至今者李巨山杜少陵爲盛巨山都大位負重名體物雖工而比興特少少陵老於離亂萍梗楚蜀之交觸緒興懷乃不自知其思之所至不區區於物象而終不可

獨漉堂文集

卷之三

三

移易譬之於畫少陵意筆也淡墨淋漓而生氣故自躍躍巨山以丹青圖之雖古法具存一失其神將不免癡

肥之誚寶坻王子立安乃撮二公之勝而損益之其所

爲百春詩率與描寫不必有爲而作而言外之旨含映

甚遠其辭麗而不纖巧不傷雅自二公以來詠物蓋未

有若斯之多者也而皆系之於春命筆尤爲不易王子

年二十餘長身虬鬚意氣落落然有丈夫之槩身居重

慶之下隨侍尊大人南區使君來惠州署中定省餘暇

則上憶雪樓北望羅浮諸峰窮睇萬里想見其祖翁諸

叔家園之樂良時佳節則偕諸弟羣從放舟豐鱸二湖

間釣魚酌醴攀芰荷摘菱芡訪蘇子瞻白鶴峰合江樓
之遺址以曠其心目天性好書嗜吟詠使君有所著作
命之屬和皆應聲而就自拈百春題不旬日而脫稿其
好學如此夫久處華廡則鄙濁之氣萌多涉世途則憂
患之心作以王子天質之美而上有賢父祖爲之提命
外無所俯仰於時讀書懷古自適其適使少陵易地而
處固無所發其悲愁卽巨山降格爲之亦未得同其蕭
散也僕獲交於使君旣慶其有才子又美王子年齒方
富所就未涯不自禁其言之娓娓矣

獨漉堂集卷之四

羅浮陳恭尹字元孝

壽序

樊紫霞太翁序

靖難之後峩峩亭上題詩者有全身遠害力固首陽之句余每讀而悲之夫二者固難兼之勢也當二子叩馬而諫其言切直非太公義人一語將不免於左右之兵是遠害之難也及其采薇西山安所得非周之粟而食之是首陽之不易固也夷考遜國諸臣從亡致身二錄所載崎嶇險阻卒能自完其節無愧宿心亦首陽之變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一

局也我烈皇帝與闖獻二賊相爲終始三百年之金

甌闖賊壞之數月而闖自潰滅獻賊蹂躪楚蜀楚蜀之

間支持有人賊亦旋滅然卒敗高皇帝之統系者獻之

餘孽也時大傅宜樊公始以都御史巡撫寧夏有平

賊之功與臺諫齟齬以母老告歸朝廷思之命以總督

川陝而獻賊據荆襄朝命不至北都既陷金陵嗣立公

督師里中屢敗賊衆復數州之地逆獻遁走報捷金陵

加公戶兵尙書蔭冢孫紫霞先生爲錦衣僉事方是時

蜀中粗定而獻賊養子可望方據滇黔圖篡逆朝政乖

錯十羊九牧公憂憤疾發而國事益不可爲矣公與家

文忠公爲萬厯己未同年好友文忠及先給諫並殉節于丁亥行在端州時尹與文忠之子俱以門功拜官錦衣於先生遙爲同寅而未相見也往往於邊臣奏疏中知公風烈道里阻深不得其詳今秋公會孫崑來太史以典試至粵始得讀公行狀而談劫灰往事坎珂萬端知先生之行固峩峩亭題詩之旨也太史不忘世舊數得共杯酒吟嘯於寒烟野草間而及門諸孝廉欲爲先生進壽兕謂屬詞於當代公卿或非先生所喜乃不鄙而見命嗟夫若先生者豈欲以高蹈爲名者哉顧數十年來西南舊事最爲闕畧太傅平賊之功時異事殊未必盡集史官太史擢第乙丑可謂繩祖武而習曾矩然太傅之忠勤亦有未便遽筆之汗青者是先生隱約之心子臣之職誠不能無待于草野之史惜尹非其人也然不敢不書其概以俟後世且欲先生知萬里之外五嶺之南亦有題峩峩亭上之詩如斯人者

壽晉江潘正甫序

司馬子長爲伯夷列傳疑天道之是非而於巖穴砥行之士再三慨歎蓋自傷己方子長著書時公卿將相巔然自奮於功名揚揚在上者其視子長不知比於何物而安知其賢姦臧否一刑餘之人挾管而操之千載之下也文章之權豈不重哉夫士雖貧賤一行之善足使人想見其生平以其力有所不得盡也公卿將相一行之不善輒以敗其聲稱蓋其勢足以發之權足以掩之不善而至人知則其所不知者愈可想見故毀譽不可不審也僕性不喜毀人破家之餘賣文爲活其有所譽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三

率出以時貴之口人固不屑予言而言之不誣者僕亦未敢出以問世今春偶歸鳳山而晉江潘子鼎珪客焉爲長書謁子以其尊人澹隱潘君七十之文爲請僕初心難之而讀其書再三筆力闕肆深於古學計其所挾必有以隨閱潘君知非一篇固篤行君子也夫倫紀之間苟求其至雖聖人有所不克盡而唯竭吾力之所能爲反諸心而無愧怍則庶幾可少釋其責然求此於今之人已落落如晨星君生而早孤弱冠值鼎革絕志仕進崎嶇偪側於兵燹之中所爲保全骨肉撫教昆弟諸孤脫朋友於厄時其緩急數致千金而數散之有古豪

傑風至若追孝父祖黽勉營葬立祭典修宗譜事皆敦
本務實得行己之大要不幸而意外遭讒罹犴狴者五
月賴知交之力明其無他生還於刀鉞之下此皆平生
行義所孚豈易得哉今大臺方登元配林太君賢而偕
老五子皆才而各勤於其業猶子新掇巍科蓋乃祖德
州公遺澤在人君又厚植其基以培之門閭之大正未
有極天之與善此其徵焉鼎珪筆健年富虛心善下充
其所至用世傳世均足不朽鼎琦詩亦英英有致有子
如此何憂貧哉君其滿引壽卮保固遐齡以觀之憶子
戊午秋遭无妄之災下棘寺者二百日計君遭讒亦以
是年予之得禍也以名君之得禍也以口地異事殊而
同時蒙難干戈之際草菅人命可勝道哉身非木石與
獄吏爲伍子長之所深悲而吾與君至今日猶得二千
里一言相祝未盡之年殆天之所續也修短之數吾與
君無庸心焉矣

壽陳母何夫人序

子年十二從先君館于吾家文忠公碩膚堂中是時叔
演三兄偕其兄登甫耆仲同執經先君門下碩膚堂後
臨廣池池之西爲寫葉山房文忠所常坐臥也池東架
木橋爲書室數楹環以花竹叔演書齋在焉叔演長子
三歲每風日晴美相與挾彈入林把釣橫波相樂也後
二年而有燕都之變又三年而先君與文忠後先殉節
明年請卹端州文忠以閣部贈忠烈侯先君以兵垣贈
兵部尚書論功賜蔭叔演與子同官錦衣自公之暇往
往沽酒七星巖上相對而泣人莫測也其冬而叔演子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序

五

告歸娶時大學士香山何公柄國叔演嫂夫人香山第
四女也出宰相之家而入忠臣之第卽于歸之日而受
一品之封天下之至榮也及滇池路絕叔演避地山中
不怙厥居時事艱難往往告匱嫂夫人相從無倦色叔
演年及三十而卒夫人挈其三子歸理田業教以詩書
稱未亾人於今三十年今茲冬月冢子某詣予而言曰
某之母年六十加一矣宗戚故舊將爲之觴謂非叔父
無足序吾母者敢以爲請予愧而不敢當也子與叔演
幼共學長共事得喪禍福皆不甚相遠而叔演能全其
膚髮以從先公於九原予苟活數十年毫無善狀心口

相譽形影自慚序他人且不可况夫人乎然夫人諸昆
弟皆子世交數爲子言夫人四德咸備聰慧絕世最爲
相君所鍾愛且承平宰相閨閣峻深保姆在前師傅在
後一旦舍其貴介以從夫子於荒煙窮谷之中濱飢餓
危亾而不之恤此其志行卓然過絕於人念非子寒灰
槁木之人序之而假手於熏灼之家必不稱矣夫人有
三子皆賢諸孫今六七人日以繁衍夫人所以報吾叔
演於身後者此外亦復何求請以是爲夫人進爵至世
俗所欲得者曰壽曰祿曰絲綸之褒旌節之表皆夫人
分中必有而意中所未必欲者姑舍是

壽何雪濤序

義當爲而不之爲義當爲而或爲或不爲義當爲而無不爲之以爲名高三者足以盡天下矣義當爲而不之爲吾知之矣義當爲而或爲或不爲百而不一得於今義當爲而無不爲以爲名高則萬而不一得於今若夫無所矩於義而動不踰無所跂於名而行適合方今之世固亦有其人乎吾友雪濤何君其爲人隕然若無所持擇於其中與人言傾底蘊而盡不爲鈞距無少長雅俗新故卒然牽而止之皆相與極歡移日忘去和易至於如此而昔當擾攘之際板蕩之日固常流離世難數

獨澗堂文集

卷之四

七

散其有以資從王之士其後又破產爲友人償重債家故豐也坐是而削授餘於其子布袍囊書教生徒於數百里外年旣六十矣隱約食貧旣無戚容復無德色窺其所存皆若率胸懷而出之初非必期於如是其於父母兄弟亦然往往畧於文貌而贄於性情而不自知其孝友所至以視夫斤斤以爲名者已不啻倍蓰過之又况其下者乎所謂無所矩而不踰無所企而適合若君者庶幾近之矣固不可謂今之世遂無其人也然而老於諸生之間天下無所得而頌其義而乘時貴富之徒諛言滿耳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可勝歎哉於是二三友

人更相謂曰君生之朝固不可無祝矣而謂梁子榿其性懶於山水不苟作不鄙謂尹直於詞不妄許與乃斷素而縫之榿爲之圖而尹序其上然尹與君交垂二十年其可得而見者略如上所云而究未能持一行以名之何則謂之達則君乃未嘗縱放於義之外謂之儒則君又未嘗束縛於義之中意其天質粹美幾於道而未加切磨所謂古無懷葛天氏之民而必欲執末俗之論以繩之則既陋矣君上奉九旬之母而下撫諸孫孺人潘氏白頭偕老令子介弟家人戚友融融怡怡更起銜杯相慶方幸其無車馬之應酬征徭之煩累以得日笑傲於斯圖之下也彼世俗之所榮烏足滿其一哂哉自君曾祖順臺大夫及君之尊人若祖伯叔兄弟年皆踰於大耋則壽者君家之固有不復以是爲祝而敬序其大畧庶幾爲不諛者

壽屈母黃太夫人序

何無忌夜草檄其母窺屏見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同事爲劉裕則又大喜予每讀而壯之以爲非是母不生是子也王珪母每奇珪謂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何如人異日房杜二人過之母大喜具飲食曰二客公輔才爾貴不疑杜子美有詩紀其事乃謂太宗少嘗與客過珪母謂珪曰此虬鬚少年汝等成名皆出其手夫望子之貴人之常情而能識英雄於未遇之年斯亦奇矣屈子大均少及子先君司馬公之門子與垂髫定交屈子長予一歲予兄弟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序

九

之其後遭亂先君殉節而屈子好爲萬里之遊出必數年而歸歸或不逾時而出其母黃太夫人恆依仲季以居東西遷徙予每就所寓問太夫人安否而爲道屈子遊蹤所至然竊瞻太夫人顏色怡然無念子之戚予心異之往歲屈子奉太夫人客金陵旣歸予入揖太夫人雙鬢皤然而體貌加壯爲之大喜相慰屈子旣還其鄉新汀開九歌草堂以居子不獲見太夫人者於今數年非疏也夫屈子而遠遊則其母吾母也旣歸而待奉有人甘毳無闕諸子孫林立滿前太夫人樂則吾固可少弛其憂矣太夫人生萬曆甲辰中歲寡居識鑒宏遠志

尚高潔不願其子有不義之食屈子雖名重天下著書
滿家然無忌草檄之志三十年落落未就此以太夫人
年高戀晨昏定省不復遠出今茲甲子爲太夫人八十
一大壽賓朋皆集子固將登其堂而拜之而使屈子以
其私請於太夫人雖不敢望有虬鬚少年於賓客之中
然房杜之儔或未必遽云稀濶願有以定之

壽區節母陳太君序

聖人大懼天下相矜爲奇故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禮循循然皆歸於中道使中材以下可企而及而於達人高行苟出其中心至誠雖不立爲常教猶必咨嗟三歎以振發夫頑夫龔俗今世女子有未嫁而爲其夫守志者此賢者過之之事義不見於六經若柏舟之詩儀兩髦而以死自矢本乎情而止乎義蓋嫁而守者也吾往時聞長老言某氏女未嫁而守者其奔喪也哭成禮而不哀彼誠發乎義所當爲而未動乎情之不忍今里中千室之鄉往往必有其人益多乎前所聞者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十一

若區母陳太君其久而最著者也太君翁曰見五區公父曰愧我陳公並官大夫相善也幼而許太君于區之子寶宸文學文學未冠卒太君年十六不謀于傍人不惑於羣喙素車白馬辭父母而歸于區氏爲區文學婦四十年於今耳未聞文學聲音謦欬也目未接文學威儀禮貌也夢未識文學魂魄鬢也正使當世男子交手而約提耳而命要之鬼神申之盟誓其確乎不拔皜然不欺其志有能如太君者乎易以從一而終爲婦人之吉夫從否以心豈必嫁而後云哉而特以不可爲繼將使不肖者無以自容故經不著其文歟將古今風氣

異變古所謂不欺其志者多在男子而今所謂不欺其志者多在婦人歟惜乎吾不得起聖人而咨嗟詠歎之也太君今年五十嗣子胤祚合同人頌美之詩歌以爲壽友人太君之姊子陶璜嘉太君之志有成又相與繪圖爲祝太君族出北湖北湖之陳與吾小圃之陳里居相錯世敘兄弟而先君子與媿菘大夫後先相及而驩緒其世太君於尹姑也與有榮焉再拜而爲之序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七

壽吳勿菴先生序

方今所望於老成重德博習典故足以式浮振靡者何人也尹之幼也猶及天下未亂以及於今昔者所謂奢而今目之爲儉矣所謂巧而今目之爲拙所謂貪而今目之爲廉所諱而不敢言者而今則公然行之嗟乎尹所見將亂之天下也而風俗相去已如是江河日下其不可挽也後有作者欲得聞太平至治之風將烏乎取之夫典籍非不具也譬之按譜而琴選辭而歌指爪喉舌之間無其人以傳之鮮不爲識者所笑語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且以仲尼之聖身爲殷後猶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三

必待乎其人而况下此者乎天下不見兵革者幾三百年而不息于兵革者三十餘年有心之士莫不思維持其未喪而默傳其散軼之緒以俟夫能者然而薦紳大夫身及之於疇昔而未必能言草茅之下或能言其一二而不足取信後有作者欲得聞太平至治之風將烏乎取之先生生於神廟登科於烈皇帝而仕爲史官多聞彊記於先朝之典故吾粵之舊俗所謂身及之而筆能傳之者又恂恂然樂爲後生小子道朝野之逸事而其年且七十矣尹與其子文煒爲友而有兒女之姻於先生之壽也肅衣冠登堂拜而祝之禮也雖然非敢以

其私也爲天下祝之也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序

十四

壽何母李太君序

父母在而守道義甘貧賤有三難自食難無以爲養難得父母之歡難無食吾飢可也飢妻子可也吾守吾道義而上累父母則不安幸而得食矣而不能備甘毳則不安能備甘毳矣則又念曰父母生我幸而材也不無望及時貴顯娛衰暮雖或屈吾道義之言夙興獨寐此其心將無有不慊者哉如是則不安尹與何左王衡不偕絳兄弟貧賤交十五年於今視其家非有餘而二親老初常怪其甚安旣登堂獲侍尊人持泰先生癯然冲和敦內樸遺外物雖不言而微觀其心蓋是其二子衡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序

十五

絳所守者然後知夫二子之爲固有本也久之尹與其季絳游吳楚梁宋間三年歸而先生下世聞易簣之言未嘗以絳不在爲憾尹再拜出涕曰先生之賢至是哉然絳懲痛往事旦夕侍母比數年不復遠出今年其母李太君年七十有一矣友人陶璜避順德寇亂移家就二子歲旦而璜之母暴疾卒焉璜東過子增城相去二日迫除旦絕舟楫還往音問不至而亂方亟計不可緩旦夕二子力爲具衣衾棺槨完美無憾旣殯而璜反太君命卽其堂張帷幙素筵曉夕奠哭受宗戚臨弔又身上下廚釜間助璜婦妾治酒食肴核待賓客成禮踰月

既葬然後璜奉木主歸於其所知與不知聞之皆曰非獨二子賢也而其母難能也且哭泣人所甚惡也未俗多然疑衆忌諱又况當正元邇介壽而使室有悲號身親凶事以周友朋之急成我殯之義自丈夫通儒或難之而太君夷然安行初不擬議而合大道則其平生所不聞於梱外者當復如何也夫以太君爲之母以植其內以持泰先生爲之父以範其外其子而愚人也猶不至違道義而苟富貴矧衡絳之賢而又有所受之何難之與有太君生以季春屆期將奉觴太君以衡絳有從伯父母之喪遲之至今乃克舉衡常歲屏居教授以養而絳游交於四方四方之士知衡絳者多爲頌祝之詩前開府南豐湯公宰都邦士丘君爲之序甚美尹請述次近事竊附二公後太君達於道者故臨文不以死喪爲諱而一切昌大期望之辭非所獻於達人之前懼爲太君笑所不取也

王蒲衣五十序

百年瞬息耳憧憧往來日千萬人而未止也其間幼而相識中道而不相見者有之矣童而相能長大而不相得者有之矣朋友以道義爲親疎往往定交在壯年求其童幼相知白首而其人其交俱無恙者千萬中而一遇之也王子蒲衣其生後於予十三年而其尊大人說作先生及與吾先君交故王子行輩於予兄弟也先君殉節之明年予過先生於廣州高街故宅王子方四歲結雙角髻縮朱絲繩綵服戲堂下明慧可喜其後與先生同寓於端州者一年又七年予自吳越還見先生於

獨漉堂文集

卷之四
序

七

龍江寓舍王子方十一二出而揖我問其文燦然可觀矣又數年予自梁楚還則王子詩已成帙矣問可否於予子稱其才於先生先生曰令無學我我詩不可學也先生以詩名世者也清古峭健而王子以春容富麗承之得其旨矣先生旣沒王子爲武夷匡廬之游六七年而歸而學益進生而善病癯然鶴立雖酷暑猶披重裘旣而結淥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爲隱士之冠寬衣博帶每至城郭則人爭物色之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齊有女瑤湘能詩擇壻久之得故人之子李孝先遂妻之王子性嗜音能自度新曲作崑

山腔以寄其意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每
雨闌人靜則聲發深廬中里人側耳遠聽而不敢近懼
其近而遽止也王子年四十餘而孟齊謝世長子有孫
矣王子以先人之產付之挾幼子別居納徐氏女副室
教以琵琶子題其卷有曰琵琶妙手王摩詰不買鸞膠
續斷琴欲其不忘孟齊也王子愛而常誦之所著撰諸
書不一種貧不能盡刻往往爲買人請去而王子方兀
兀窮年輯而未止也今茲之臘年五十加一矣孝先以
同人之意請文於子子嘗屈指先君同時而今猶在者
百不一二焉而未必相知也其父與先君交而其子與
子交者十數人焉而未必皆白首也見其幼見其老其
人可稱其才可交而兩世皆相知者今獨王子在耳方
王子少壯病時不謂其可五十今五十而病尙如故則
百年可知也况其精神意氣視昔有加何煩於祝爲哉
在禮五十始壽吾儕其舉觥相賀可矣



